

一河冬韵，满城芳华

岁月如墨

鞭炮声里的童年

山林

“嘭——”随着一声沉闷的鞭炮声响起，狗窝边上那个本就裂了个口的白瓷碗“啪”地弹起来，落在青石板上，“咚锵”一声裂成了几块。

“汪，汪汪……”趴在窝里睡懒觉的黑头被惊醒，呼地探出身，站起来比我们还高，张开大嘴朝我们狂吠。

“天杀的熊孩子。”七姑从屋里探出头来，吼道，“把我们家黑头的饭碗炸碎了……”

我们一窝蜂似的散了，身后是黑头的狂吠和七姑的责骂声，此起彼伏……

黑头是七姑家养的一条大猎狗，性子极凶，常常“欺负”我们：有时突然窜出来朝我们叫嚣，有时追出我们百米左右才罢休，有时对着我们龇牙咧嘴……好在，它从没咬过人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所以，我们对黑头一直记恨在心。好不容易熬到过年，从炮灰堆里捡几个没炸的哑炮，决定给它个教训——炸了它的饭碗。

“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……”一阵鞭炮声盖住了七姑的叫骂声，我们朝着声响跑去，忙着去抢救地上的哑炮。

几时的记忆里，只要有鞭炮声，新年就到了。那时大家手头都不宽裕，大人舍不得花8毛钱买一串一百响的小鞭炮给孩子们“挥霍”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燃放鞭炮的声响里获取欢乐，那些被当作垃圾扔掉的哑炮，就成了我们眼中的“香饽饽”。于是，我们期盼新年的到来。我们从捡回来的成堆哑炮里，挑出那些还有捻子的，要么罩在破搪瓷碗里点燃，只听“嘭——”一声闷响，碗被震得飞起来，待“咣当”落在地上那一刻，我们兴奋得蹦跳起来；要么直接塞进路边的牛粪里，牛粪被炸得四处飞溅，炸出的坑像一朵盛开的黑色野菊花；要么用来吓唬平时欺负我们的狗，看它们被鞭炮声吓得夹着尾巴一溜烟跑掉，别提多解气！在这些“炸”出来的乐趣里，炸竹筒当属最别具一格。点燃鞭炮迅速塞进竹筒，“嘭”的一声炸响，声音在封闭的竹筒里回荡，更洪亮、更清脆，还带出一股轻烟，像极了战争片里的土炮。

我们每人扛来一根一米来长、碗口粗的竹筒，比赛谁的鞭炮在竹筒里炸得更响、传得更远。冒出来的烟更浓。竹筒靠在地坪边的长板凳上，排成一排，那架势不亚于“一炮轰”。

“嘭——”本来大伙商量好按顺序投放鞭炮，可猴急的“蚂炸”不听指挥，早已点燃鞭炮扔进竹筒。爆炸声从竹筒里窜出来，冲向对面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在山谷间回荡几声，才渐渐消散。一股淡淡的轻烟从筒口冒出来，像个小小的烟嘴在吐雾。

“嘭——嘭——嘭——”一声声，一炮炮，一股股轻烟，大家都不再守规矩，不停地往竹筒里投炮。鞭炮接连在竹筒里炸响，声音急冲冲地冲出筒口，直奔对面连绵的大山。一声又一声，长长短短，在山谷里来回回荡。大伙早已把地坪当成阵地，把竹筒当成土炮，手中一颗颗筷子头大小的鞭炮，也成了一枚枚土炮弹。一时间，对面山上仿佛硝烟滚滚，气焰嚣张的“敌军”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炮当头一棒。可“敌人”很快反扑，炮声四起，战斗愈发激烈……

“咪溜——”不知谁的竹筒里传出一声异样的声响，大家循声望去。一股黑烟从“小荷叶”的竹筒里冒出来，许久不见动静。大家只是静静看着，不敢上前，生怕鞭炮突然炸响。终于，胆大的“泥鳅”伸手进竹筒里掏了掏，掏出一枚没炸的炮仗，两指捏着举起来大声喊道：“哑炮一枚！”大家相视一笑，继续“战斗”。

“嘭，嘭嘭——”清脆的鞭炮声陪伴我们度过了童年时光，给我们这些“80后”留下了无限乐趣与幸福回忆，这是现在的孩子很难体会到的。

窗外雨声渐歇，东方的天边已悄然透出一抹微光。我轻轻合上书，这本薄薄的册子却异常沉重，仿佛承载着千钧的岁月与精神。那抹晨曦，不正是无数英雄企盼的黎明吗？而灯下的我，已然在书页合拢的瞬间，触摸到了一份沉甸甸的交付：为这晨光中苏醒的大地，我们亦当点燃自己的心灯，在属于我们的航程中——哪怕微渺如萤火，也要学着前辈的模样，以不灭的暖意，照亮各自使命里的那方寸天地。

天沙河不仅有迷人的自然景致，更有浓浓的人间烟火。看那河畔，几位长者正打着太极拳，动作缓慢而沉稳，一招一式间，尽显岁月沉淀与对生活的热爱。他们身后，河水缓缓流淌，仿佛在晨练伴奏。不远处，三五成群的垂钓者每日来到河畔，架好鱼竿，坐在冠盖如伞的榕树下，挥竿将鱼钩抛向波光粼粼的河面，静静等候鱼儿上钩。他们望向天际，静待夕阳将河面染成暖金，鱼竿依旧轻垂，身影依旧伫立。河畔的风轻轻吹拂，却吹不散这份独属于垂钓者的安然与从容。

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，天沙河的每一处景致，都是一段回忆、一个故事。这条孕育生命的母亲河，如同一本厚重的史书，河水便是一圈又一圈年轮，始终在人们心底流淌，陪伴人们走过春夏秋冬。

巨大的水晶，闪烁着宁静的光芒。冬日里的天沙河，如一幅水彩长卷。两岸的树木换上了斑斓的冬装，金黄、火红、深绿交织错落，黄红相间的树冠，倒映在湛蓝的水面之上。

在南国的冬天，箭杜鹃肆意绽放，将钢筋丛林染成一幅流动的油画。红艳艳的箭杜鹃蔓延在整个天沙河畔，远远望去，三朵一团，五朵一簇，像一团团尽情燃烧、跳跃的火苗，又似一条艳红色的花瀑，向河面倾泻。桥梁之上，箭杜鹃花簇沿着栏杆一路延伸，摇曳生姿。河水倒映着繁花，水清、岸绿、花红，为桥面增添了一抹别样色彩，成为一道独特风景，引得行人驻足拍摄。

河畔上，常可见两三棵高大挺拔的美丽异木棉，一树树红色的花朵缀满枝头，像是为树木披上了一层绚丽的花衣。微风拂过，满枝花朵随风摇曳，似一团团火焰，为天沙河增添了一抹浪漫与温暖，温暖着每一位路人的心。

冬日里的天沙河，生机尽在绿意间。当北国万物蛰伏时，天沙河的每一株草木、每一片花瓣，都在尽情舒展。看那河畔滩地上，一蓬蓬茁壮的江苇亭亭玉立，根根粗如成人手指，长势齐整，倩影婆娑。

斜阳西照，水面霞光辉映。微风轻拂水面，苇絮随风起舞，舞动着洁白、轻盈、袅娜的身姿。隆冬时节，北方淡水中的江苇早已干枯，而天沙河中的江苇，却除芦花渐白，苇秆、苇叶依旧一片翠绿，生命格外旺盛。

冬日里的天沙河，从不孤单。几声鹤鸣，打破河面的宁静。两三只白鹤在微风中于水面盘旋，时而飞上树梢，时而浮于水面，泛起一圈圈美丽的涟漪，自在惬意。一群群鱼儿在水中悠然游弋，透过清澈的河水，可见它们灵动的身影，时而穿梭于水草之间，时而轻跃

四季话语

◆董强华

千百年来，人们沿河而居，依河而生，与河流结下了深厚的情感。

蓬江有一条内河叫天沙河，它缓缓流淌，像一条玉带穿城而过，滋养着沿岸世代居民，构筑起人们生存的家园，见证着蓬江这座城市发展的每一步足迹。

河流的四季，是天沙河一年的光影记忆。河流如时光，时光如河流。在四季轮回中，冬天为天沙河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美。河水波澜不惊地流淌，不再如夏秋那般浩荡，以一种静谧而庄重的姿态，吸引着人们的眼光。阳光洒落河面，河水波光粼粼，宛如一块

檐下絮语

冬日飞鸟

◆葛鑫

小时候在山东老家，冬天里，除了屋檐下的麻雀和家里养的鸽子，便极少再见到别的鸟儿。因此我总以为，冬天的时候，定然是“千山鸟飞绝”的景象。

长大后定居南方，一年四季，清晨总会被清脆的鸟鸣唤醒。我暗自猜想，或许有些鸟儿是从北方老家飞来过冬的。可驻足细听分辨，却始终分不清哪些是本地的原住民，哪些是远道而来的迁徙者。

一个周末，我在河边散步，见几只白鹭正悠闲地在河沿踱步，树林里也不时有喜鹊、麻雀穿梭飞舞。那一刻我才恍然明白，原来有些鸟儿本就留守过冬，无论南方还是北方。至于它们平日里藏在何处，想来定是隐于自然的僻静之处吧。

那次去清远，正好遇到雪花飞舞。只是这里的雪带着几分湿润，落久了会浸湿衣衫。雪景中，最让我挪不开眼的，是那些在雪地上跳跃的鸟儿。它们或成群结队，或形单影只，黑白相映，与皑皑雪地构成一幅冬日里最动人的画卷。

“落雪鸿书来，寒风鸟信急。”留守过冬的鸟儿，是季节派来的信使。它们扑棱着翅膀，在枝丫间停歇；它们亮开歌喉，像歌颂春天一般，盛赞着冬日的旖旎风光。它们带来了生机欢腾，也映衬出大地的静谧——静到只剩下几缕清脆的鸟鸣在耳畔回响。它们一蹦一跳地在雪地上觅食，留下的串串脚印，恰似散落的点点梅花。它们有时怕人，人影刚至便倏地飞去；有时又不惧人，即便你站在面前，也依旧悠然地踱来踱去。

初次在南方雪地里见到这些鸟儿，我忽然想起鲁迅《故乡》里的场景：“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大面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



《吉庆有“鱼”》郭永乐 摄

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”鲁迅笔下的冬鸟，和我眼前的这些生灵如此相似，恍惚间，竟觉得它们像是穿越了时空，从民国的旧时光里翩翩飞来。这跨越岁月的鸟儿与人，更像是亲密的伙伴，彼此嬉戏，相互信任，全然没有半分伤害的意味。

南方过冬的鸟儿，种类颇为丰富：喜鹊、鹭鸟、麻雀，还有乌鸫。它们或在林间翩翩起舞，或在地上低头觅食，或于枝头引吭高歌。清脆的歌声在冷冽的空气里回荡，让寂寥的冬日，多了几分别样的愉悦与温暖。只因有了这些鸟儿的身影，留下的心间也跟着暖了起来。小鸟在枝丫间飞上飞下，偶尔还会停在鸟巢外久久守望，不知它们在等待什么——是等待一场邂逅的恋情，还是等待外出未归的同伴？

冬天的鸟儿，亦是季节的诗人。它们叽叽喳喳，歌颂着冬日里的暖阳；它们振翅掠过，用翅尖的羽毛，书写着自然的灵动风光。季节在它们的翅羽下，化作一曲灵动的乐章。正因为有了这些鸟儿的穿梭飞舞，茫茫世间才不至于荒凉，季节的旋律也变得婉转

酣畅。只因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生灵，冬天才变得愈发有趣，愈发鲜活生动。

当我漫步在凛冽的寒风中，望见那些振翅飞翔的小鸟时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些鸟儿，是多么贴心的小伙伴，多么灵动的小精灵，它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美好。我总会在阳台上撒些米粒，只在天冷的日子里，给这些小生命带去一丝温暖，让它们也能感知到，这世间值得奔赴。

此刻，我看着雀鸟啄食着我撒下的米粒，忽然顿悟：这些冬日里的小生灵，何尝不是天地写给我们的信笺？它们从北国的屋檐下，飞到南国的枝丫间；从鲁迅的竹筛旁，跃入我们的眼帘。它们用灵动的身影，串联起千山万水的冬意。当它们梅花般的爪印落在雪地上，冬天便有了温度，遥远的故乡，也仿佛不再那么遥远。

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家屋檐下的那些麻雀，此刻的它们，是否也正蹦蹦跳跳在北方的一场风雪里？南北相隔千里，鸟儿却用翅膀写就了同一个冬天的温暖——只要还有一只留守的鸟儿在枝头歌唱，荒凉便永远不会真正降临这片大地。

诗歌

新会鱼灯

◆何耀超

春节的欢声响了
家家户户笑语盈盈
年花正开得繁盛
红春联在门楣生辉
新会鱼灯更添喜气

几根竹篾和几张纸
在布满老茧的双手中
跃然而出
大小不一的鱼灯
鲤鱼挺着圆圆的肚子

公园里，街道两边
挂着一串串鱼灯
红的，黄的
夜晚里鳞光闪闪
随风游弋

小巷拐弯处
看到三两盏鱼灯
在欢快地跳跃
是照亮游子征途
也是期盼百事亨通

孩童提着鱼灯
走街串巷嬉闹着
无忧无虑
传承着朴素的传统
送出美好的祝福

文艺谈

永不磨灭的光辉

◆梁荣

夜深了，淅淅沥沥的雨敲在窗上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响。我独坐灯下，静静凝视着书桌上那一本早已泛黄的书，封面斑驳的红色如同风干的血泪，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悠远。随手拿起一本，翻开书页，一股陈年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眼前豁然展开一条幽深的时间隧道，风尘仆仆地直通那个浸染着硝烟与热血的年代。

沉浸在《红岩》的字里行间，那些眼神坚定、顽强不屈的革命烈士仿佛就在眼前。许云峰在阴冷的牢狱里，凭着指甲一寸一寸抠挖通道的情景骤然浮现：指甲剥落，鲜血淋漓，但每一下刨挖，都像是在刨开坚硬的岩石，凿向牢笼之外的自由天地。这里那是血肉之躯的挣扎，分明是铁窗内灵魂的倔强呐喊！还有江姐，十指被竹签钉穿，却始终未吐露一字秘密。鲜血染红了指尖，也染红了后来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尊严。那份锥心的痛楚仿佛穿透纸页，让我心头震颤，双

手微微发抖。江姐临刑前，坦然梳理头发，平静告别难友，那份从容不迫、凛然赴死的姿态，宛如一道刺穿黑暗的永恒光芒，灼烫了我低垂的眼帘。心底一酸，泪水终于无声滑落，浸湿了书页上铅印的字迹，那些文字好似滚烫的烙印，深深烙刻在我心里。

记得《青春之歌》里林道静那本被搜出的日记，字里行间全是赤子之心的滚烫。当敌人逼近，她毅然将其撕碎吞下去。字纸碎片虽被吞下，但那些文字却如不灭的种子，深深扎根于灵魂的土壤里。还有《林海雪原》中小战士冻僵前刻下的那行“同志们，永别了”的遗言，那笔迹早已冰冻得扭曲变形，却像一把凿子，硬生生凿开了我心灵深处最坚硬的冰壳——刹那间，冰壳碎裂，温热的血泪奔涌而出，如溪流般冲开了麻木的河床。

凝视书中那些黑白照片：年轻的脸庞意气风发，目光清澈如泉，澄澈得足以映照出未

来新天地的曙光。这目光穿越时间的长河，直直照进我此刻的心房。他们也曾是鲜活的生命，有爱有梦；他们并非天生钢筋铁骨，却在信仰的熔炉里，锻铸成了历史洪流中岿然不动的礁石——是他们，替我们把黑暗挡在了1949年之前。

掩卷闭目，窗外的城市依然车水马龙，霓虹明灭闪烁，映照出现代生活的光鲜表象。当我们在咖啡馆里抱怨咖啡太苦时，可曾记起小萝卜头在铁窗里对自由的渴望？当我们在琐碎日常里踌躇抱怨时，可曾想过他们以生命兑换信念的慷慨决绝？那种豁出性命去追求光明的纯粹，映照出我们灵魂上斑驳的锈迹——这怎能不令人心生愧怍！

台灯下，薄薄的书页如青铜舟，载着无数英雄驶过时光的湍流。这些英烈早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星辰，却始终不以不灭的光辉，照耀着后人脚下的土地。文字中不朽的

魂魄，从来不是书页上墨痕干透的遗迹，而是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胎记。当我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，在困顿中依然怀抱希望，便是在人间烟火里，延续着信仰的香火。

书页间，血泪浇灌的种子早已悄然播入民族的心田；红岩魂灵铸就的灯塔，正以不灭之光穿透尘世喧嚣，照亮每一颗在平凡中寻找意义的心。

窗外雨声渐歇，东方的天边已悄然透出一抹微光。我轻轻合上书，这本薄薄的册子却异常沉重，仿佛承载着千钧的岁月与精神。那抹晨曦，不正是无数英雄企盼的黎明吗？而灯下的我，已然在书页合拢的瞬间，触摸到了一份沉甸甸的交付：为这晨光中苏醒的大地，我们亦当点燃自己的心灯，在属于我们的航程中——哪怕微渺如萤火，也要学着前辈的模样，以不灭的暖意，照亮各自使命里的那方寸天地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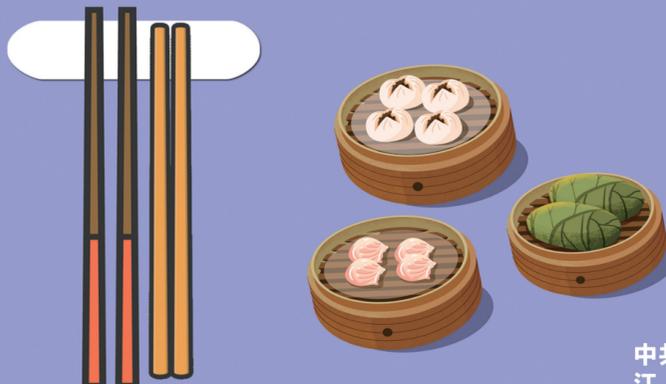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
江门市文明办